

新編諸子集成

中華書局

墨

子

校

注

上

新編諸子集成

墨子校注上

吳毓江 撰
孫啟治 點校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墨子校注/吳毓江撰;孫啓治點校.—2版.—北京:
中華書局,2006

(新編諸子集成)

ISBN 7-101-01015-6

I.墨… II.①吳…②孫… III.①墨子—注釋
②墨家 IV.B224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1)第 00444 號

責任編輯:薛有紅

新編諸子集成

墨子校注

(全二冊)

吳毓江 撰

孫啓治 點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35¼印張·4 插頁·619 千字

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北京第 2 版

2006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數:2501—5500 冊 定價:68.00 元

ISBN 7-101-01015-6/B·200

新編諸子集成
PDG

新編諸子集成出版緣起

子書是我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最早的一批子書產生在春秋末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，其中不少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貴結晶。秦漢以後的整個封建社會中，還有不少思想家和學者寫過類似的著作，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作品。

五十年代，中華書局修訂重印了建國前由原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。這套叢書彙集了清代學老校勘、注釋子書的成果，較為適合學術研究的需要。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幾十年特別是建國後一些學老整理子書的新成果，所收的子書種類不夠多，斷句、排印尚有不少錯誤，決定重新編輯出版一套新編諸子集成。

新編諸子集成收入先秦到唐五代的子書，着重選收與哲學、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的。個別不屬於子部的書如班固的白虎通義，因與哲學、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，也擬選入（用清陳立疏證）。

全書將分兩輯出版。

第一輯所收子書與舊本諸子集成略同，是一般研究者經常要閱讀或查考的書。每一種都選擇到目前為止較好的注釋本。極少數尚無注釋本的，另行注釋。有的書兼收數種各具優長的注本。為保持體例基本一致，除個別書外，一般只收用文言或淺近文言撰寫的注本。各書正文、注文一律加以新式標

點，校正版刻或排印錯誤。

第二輯收集第一輯之外的其它子書。其中大部分沒有現成注本，凡有必要進行注釋的，應加注釋；其餘的選擇較好的版本進行點校。這一輯中有不少是殘闕或散佚的書，整理時區別不同情況，有的選取較好的現成輯本，有的要進行補輯或重輯。

子書中有一部分是偽書或被懷疑為偽書。凡產生時代較早，在歷史上發生過一定影響，對研究某些問題還有一定參考價值的，擬酌量選入。

本書第一、二兩輯均擬先出版平裝本，每種單獨定價，陸續發行，全部出齊後再出版精裝合訂本。平裝本每種書後均附有本輯擬目，以便讀者了解這一套書的概貌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一九八二年一月

藏板諸子集知出則終焉

修訂說明

吳毓江先生（一八九八—一九七七）墨子校注，於一九四四年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刊行。一九九三年，中華書局出版由孫啓治先生據重慶本所做的整理本。吳毓江先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對該書做過系統的修訂。一九五九年將書稿交某出版社，後因故出版受阻，書稿也在「文革」中損失。

吳毓江先生逝世後，其親屬蒐攏零散遺稿，重新將修訂部分彙集，由其次子吳興宇先生在整理本墨子校注的基礎上予以修訂增補，並交中華書局再版。由於遺稿有潦草損缺之處，原書中的某些存疑之處，仍未能弄清，訛誤難免，敬希專家和讀者指正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〇年六月

疏江青先生鑒
不月十九日

惠書並寄示不若墨子故法一附錄
中亦印本在
此錄本中已見得獨到之點
頗多金書更可知
如盾山社
若往中英庚款董事會已往寄一
函去希

勿念以復美頌

著往

與元懷瑞啓
八月二日

蔡子民先生致作者函

毓江吾兄大鑒：

接六月廿九日惠書，並寄示大著墨子校注之附錄四篇印本。在此樣本中已見得獨到之點頗多，全書更可想而知。

屬函託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」，已經寄一函去，希勿念。此復，並頌著綏。

弟元培敬啓 七月二日

點校說明

墨子這部書，是研究先秦墨家學派及其創始人墨翟思想的重要著作，內容主要記載墨翟的言論和政治活動，還有一部分爲後期墨家著作。書中也有一些後人所附益的文章，不能作爲墨家思想對待^①。

關於墨翟的國籍，史籍記載不一，一說是宋國人，一說是魯國人，疑莫能考。但從墨子所記載他的活動來看，他曾長期居住在魯國。至於他的生卒年代，史籍更無明文，大致可知他是春秋戰國之際的人，時代略後於孔丘。

墨子在先秦諸子書中號稱難讀，直至今天，書中尚有不少疑難未解。有些雖經前人作過各種解釋，但迄未定論。其原因有二：一是文字的錯譌脫衍較他書爲甚；二是書中保存下來的古字古義也較多。我們要弄清墨子書何以變成今天這個樣子，就必須了解墨翟學說由盛而衰的歷史遭遇，及其對墨子版本流傳的消極影響。

韓非子顯學篇說：「世之顯學，儒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。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」以墨翟爲代表的墨家，在戰國時期曾是與儒家並立的兩大學派，當時視爲「顯學」。但自秦漢以

降，墨學地位日益式微。不僅同取得官方正統地位的儒學不可同日而語，即同老莊之學也不能相比。這絕不是偶然的。墨翟學說的核心，可以歸結爲「兼愛」，即平等地愛一切人。由於主張兼愛，必然導致他的「非攻」思想，反對一切攻伐別國的戰爭，不僅口頭反對，而且付諸行動，積極講究防禦進攻的方法^②。由於主張兼愛，他又反對貴族壓榨人民以供其荒淫奢侈的生活，於是導致他的「節用」、「節葬」、「非樂」等主張。而儒家所提倡的繁文縟禮、厚葬久喪，正是耗費財力的因素之一，因而導致他的「非儒」思想^③。爲了解脫人民的痛苦，實現其「兼愛」的理想，又導致了他的「尚賢」、「尚同」政治理論，主張用人唯賢，有能則使，而不論其貧富貴賤。並且自百姓、里長、鄉長直至最高統治者天子，由下而上層層服從，都要遵從同一個是非標準，即他所謂的「天志」，而這個上天的意志不是別的，正是他自己「兼相愛、交相利」思想的神格化。最後，不論是他宣揚鬼神賞善罰暴的唯心論「明鬼」思想，還是認爲國家的治亂興亡、個人的貧富榮辱都非命中所定的唯物論「非命」思想，其目的都在勸誡統治者爲善，都是爲了實現他的兼愛思想而服務的。墨翟思想客觀上反映了身處貧困與戰亂中的人民的願望，因而墨學在當時有較廣的社會基礎，成爲戰國時期一大學派。孟軻說「墨翟之言盈天下」（孟子滕文公下），當屬可信。但這種根基於「兼愛」的學說是不可能實現的。平等的愛在封建等級社會中根本不存在，把希望寄託於對統治者的

勸誡，則尤屬空想。不分等級地用人、禁止攻戰侵伐、提倡節畝省用等主張，都爲統治者所不欲，也不可能做到，因之必然遭到他們反對。再從歷史發展觀點看，戰國諸侯弱肉強食的兼併戰爭，儘管給人民帶來了災難，却是由分裂走向統一的必然過程，因而從根本上說，墨家的「非攻」思想是不符合歷史發展要求的。所以，秦漢以後雖也有一些士大夫階層的人爲墨翟說過好話^④，但墨學畢竟不合封建統治的需要，終於衰落下去。

墨學既不爲歷代統治者提倡，士大夫學者和一般讀書人自然不去理會墨子。自秦漢直至清代中葉，二千多年來很少有人研究這部書，幾乎沒人替它作注解^⑤。先秦各大學派的代表性著作，幾乎都有唐宋以上人作的舊注，唯獨墨子沒有。這種情況對墨子版本的流傳造成了消極影響。因爲歷代很少有人研究這部書，所以一方面，在抄、刻流傳過程中產生的錯誤就難得到糾正的機會，特別是後人因爲沒有前人舊注作參照，尤難更正了。另一方面，書中的古體字以及六朝以來抄寫流傳中出現的異體字、俗體字保存下來的就比較多，字體既難識，後人容易認錯、寫錯，結果書中還出現一些不見於字書的杜撰字。萬曆以來，明人刻書，動輒臆改，爲書林一劫，墨子更難逃厄運，這也是清乾隆以前鮮有人研治墨子的原因之一。

畢沅是第一個整理墨子全書的人。他以明道藏本爲底本，參校了幾種明後期刊本及

傳注、類書的引文，校正了一些文字，並作了簡要的注釋，刊布於乾隆四十八年。畢氏的校注雖然疏漏不少，但墨子經他一番整理並加刊布，爲後人進一步研究打下基礎，他的草創之功應該肯定。自畢注本流行，清儒始注意墨子，一時名家如王念孫、引之父子及俞樾諸人，都就畢注本加以研究，頗多成績。到了晚清，著名學者孫詒讓以其覃思十年之功，考校文字，徵引文獻，兼采王、俞諸家之說，撰成墨子閒詁，初以活字印行，至宣統二年刊布定本。俞樾稱譽爲「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」（墨子閒詁序），洵非濫譽之辭。墨子閒詁的主要不足之處，是孫氏寫書時能看到的版本少，除以畢刻作底本外，僅根據明吳匏菴殘抄本、道藏本、堂策檻本等作參校，而後二種本子還未見原書，祇根據顧廣圻等人寫的校記。孫氏所見版本既很有限，以致畢校本中不少文字譌誤甚至包括刻錯的字，往往爲墨子閒詁所承襲而未能糾正。此外，孫氏對文字考訂雖精當，但限於版本依據，也產生一些本可避免的主觀臆斷。以孫氏的才識，當時如能多見異本，其書的成就當更大。

如果說畢注本的問世爲清儒治墨學作一先導，那麼墨子閒詁的問世則促進了近代學者的進一步研究。他們或專研墨經，或校補孫書，或通治墨子全書。以治全書而論，則當推吳毓江的墨子校注成就最大，也最爲重要，是繼墨子閒詁後唯一可以與之媲美的近人注本。

吳毓江，一九二五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。他從大學時代開始，即着手對墨子進行研究，積二十餘年之功，撰成墨子校注十五卷，並附墨子舊本經眼錄、墨子各篇真偽考、墨子姓氏生地年世考、墨學之真諦，一九四四年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刊行。墨子校注最大的特點，就是保存了許多今天已不易獲見或竟失傳的墨子各種版本的異文，為整理墨子集中提供了迄今為止最詳盡的版本資料。吳氏在自敘中說：「蓋校古書以多備古本為第一義。異本多，則給予讀者理解書意之暗示多，往往積思逾時不得其解，一經善本印證，則豁然頓悟。」因此，他花了長時間搜訪國內外各種墨子版本，為寫校注作準備。在本書附錄墨子舊本經眼錄中，他列舉了自日本古抄卷子本以下十七種抄本、刻本，這還不包括明萬曆以後及清代的版本在內。吳氏所見墨子版本之多、之善，大大超過畢孫諸人所見，即以今天看，他也是搜集版本異文最多的一人。他自云「搜集廿年，漫遊萬里，墨子刊本略備於斯」，並非虛言。由於吳氏獨具多見異本的有利條件，所以考訂文字能言之有據，不僅改正了畢孫二書的譌誤達千餘處，而且有新的創獲。在注釋方面，校注比閒詁晚出三十多年，能吸收一些孫氏所不及見或未能見的清儒和近人校勘成果，而且針對前人注解中的疏漏與錯誤，吳氏自己也提出了不少頗具參考價值的新見解。這些，都是校注勝過孫書之處。

而吳氏校注以畢刻為底本，在校勘版本文字上花了很大精力。他的校記不僅記載異文，

而且連字體的古今、正俗之分，甚至刻本字筆劃的殘損情況，也都記錄下來。他在校記中保存的古體字、異體字，不僅對今本文字譌誤的演變由來提供了一些綫索，而且對了解版本的淵源也是有幫助的。例如，吳氏在校勘中利用了日本古抄卷子本群書治要，這個卷子抄寫於日本文應元年，相當於我國南宋理宗景定元年，似乎可以視為宋本了。但從校注所記錄的該卷子字體看，如「朔」作「𠂔」，「德」作「意」，「邊」作「邊」，「寡」作「宣」，「奪」作「奪」，「強」作「旌」，「禍」作「禍」等等，多為六朝、唐時期碑銘與寫本中常用的別體字，而「民」字又作缺筆，可以推知該卷子的底本是唐代寫本，因此它保存的墨子文字具有較高的校勘價值。如非吳氏在校記中細心保存了這些為一般校勘者所不注意的別體字，就不易了解古抄卷子的淵源了。但校勘的細緻不等於繁瑣，吳氏在校記中還細大不捐地地一些古書中常見的互用字也記錄下來，如唯惟、無无、於于、鄰隣、睹覩之類，這就不免流於繁瑣了。

墨子校注自問世以來，頗受學術界推崇，但由於此書印刷於抗戰時代，流傳既少，印刷錯誤尤多。現予以重新整理，以便讀者。

整理這部書，我們作了如下的工作：

(一)校注以畢刻本為底本，今重新一一覈檢，改正原印本的錯漏。吳氏對畢本有所改動，在注中已說明的，不加改動。避諱字則逕改。

(二)校注所列各本異文，以所能見到的幾種本子重校，只改正排版錯誤，其他仍舊，以保存校注原貌。主要參校本：正統道藏本、嘉靖唐堯臣刻本、縣眇閣本、堂策檻本、四庫全書文淵閣本、日本寶曆本。

(三)校注引文，大都檢覈原書，凡有改正，均出校記，列于當頁之末。

(四)所引漢魏六朝碑別字，因印刷多有變形，今查明來源，加以糾正。因不屬改字，故不出校記。

(五)原版校注是雙行小字排于正文之下，由于印刷的關係，今統一改在正文之後，并增標注文序号。

標點體例，與中華書局點校本廿四史體例大致相同。墨子書中情況特殊者，書中自成體例，讀者詳之。

點校此書，得到了中華書局陳金生同志的熱情幫助，并請張雨森同志通讀了全稿，作了細心核對，在此特表謝意。

限於校點者水平，其中一定存在不少問題，請讀者批評指正。

一九八八年二月 孫啓治

① 關於墨子各篇內容及真偽，可參看本書附錄墨子各篇真偽考。

② 今本墨子備城門以下各篇，雖有漢人文字摻入，但仍然保存了不少墨家守城的技術與方法。

③ 可參看節葬下、公孟等篇。今本非儒下篇有偽作摻入，但也保存了一些墨翟的非儒思想。

④ 例如唐代韓愈就認為儒墨之道相為用（讀墨子），宋代程頤也推崇墨翟的人品，說「墨子之德至矣」（二程全書遺書二十五）。

⑤ 西晉時，魯勝曾為墨辯作注（晉書卷四十九），通志藝文略載有樂臺注墨子三卷，二人均非通注全書，且其注久佚。

不出對照

舊文藏閣本日本實錄本

君有對主京室 主與參對本 山蔡前蘇本 蘇蘇再對以本 蘇刻閣本 費齊蘇不 四車全

二 對主河既各本異文 以訓訓長段 訓蘇蘇本 子重對 只為玉書 訓蘇蘇 其訓訓首 以

王 敘

吳君毓江好治諸子學，其墨子之經濟思想一文，即畢業北京大學時所提出之論文也，足以補正梁任公之墨子學案者頗多。二十一年，晤毓江於成都，復見其所著墨子校注，方法謹嚴，考訂博洽，勸其付梓。毓江乃謂尚欲多集古本，以資參校。旋東遊數年，得窺中土未見之本，所增珍貴之資料又復不少。蓋墨子一書傳本甚罕，在宋元如陳直齋、王伯厚、黃東發、吳正傳諸君子所見，皆止三卷本。至於輓近，宋元舊槧已稱絕迹，即明代刻本亦難多覩。毓江竟能於古籍殘闕之際，搜集訪求至十餘種之多，對於現存古刊本墨子，殆已網羅無遺。持以從事校注，宜其有以異於清代名儒，而自成一家之言。昔時因訛奪聚訟，莫知適從者，讀此不煩言而解矣。

其中關於校訂方面，如法儀篇之「衡以水」，尚賢上篇之「今上舉義不辟遠近」，尚賢下篇之「粒食之民莫不勸譽」，尚同下篇之「百姓不刑，將毀之」，兼愛上篇之「故不慈不孝亡」，節用上篇之「去其無用」，非樂上篇之「其說將必與人」，公孟篇之「公孟子義」，「能爲禍福」，「則盜何遽無從入哉」，公輸篇之刪去「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」等等，關於注釋方面，如